

# 南方 有嘉木

茶人三部曲第一部

王旭烽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

**南方有嘉木**  
茶人三部曲第一部  
王旭烽 著

本书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人三部曲. 第1部,南方有嘉木/王旭烽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  
ISBN 7-02-004930-3

I. 茶…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2285 号

责任编辑:李建军

责任印制:周小滨

茶人三部曲 南方有嘉木 Cha Ren San Bu Qu Nan Fang You Jia Mu  
茶人三部曲 不夜之侯 Cha Ren San Bu Qu Bu Ye Zhi Hou  
茶人三部曲 筑草为城 Cha Ren San Bu Qu Zhu Cao Wei Cheng

王旭烽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0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49.875 插页 9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4930-3

定价 77.00 元

(全三册)

## 出版说明

一九八一年春,茅盾先生遗嘱将自己的二十五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作为基金,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是为茅盾文学奖的缘起。其后二十多年中,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影响甚巨。

迄今,茅盾文学奖已历五届,二十二部长篇小说获奖(另有两部作品获荣誉奖)。我社自一九九八年春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先后收入在我社出版并获奖的十一部作品。其后不断有作者、读者及有关人士表示,希望看到整体推出的茅盾文学奖全部获奖作品;认为完整地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的成果,是必要而有益的。在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终于问世。

此次编辑出版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对所有作品进行了文字校勘;一些以部分卷册获奖的多卷本作品,此次将整部作品收入。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1月

# 序

公元 1793 年，东方中国，一位被称为乾隆的皇帝已在位五十八年。9 月，是他八十三岁诞辰，万寿无疆的颂歌，在他的王土与庙堂响彻云霄。

此前整整一年，西方大英帝国以祝寿为名，派遣由前驻俄大使马戛尔尼率领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以图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首次东西方大帝国相会。

使团全部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承担。

公元 1600 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 1664 年把从中国进口的一筒两磅两盎司的茶叶，作为贵重礼品献给英王——英国直接进口中国茶叶的历史自此开始。

一百余年以后的 1785 年，英国进口华茶已达一千零五十磅。

英国文学家迪斯拉利评之曰：茶颇似真理的发现，始则被怀疑，……最后乃获胜利。

东方神秘绿叶在英伦三岛的传奇，启发了东印度公司的思路。这是一个既拥有军队又贩卖茶叶的公司，它一手握着剑，一手拿着账簿。此时，它产生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梦想，将华茶移植殖民地印度。

正是这种关于茶的梦想，把东印度公司和马戛尔尼，送上了同一条驶向大清王朝国土的舰船。

1792年9月8日,东印度公司给马氏获取中国茶叶种植情报的训令说:经常从中国输入的或公司最为熟知的物品是茶叶、棉织品、丝织品,其中,以第一项最为重要。茶叶的数量和价值都非常之大,倘能在印度领土内栽植这种茶叶,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马戛尔尼的外交使命,一开始就因为纠葛于双膝还是单膝向中国皇帝下跪而失败。但华茶为他弥补了一切,把优质树苗引入印度,光这一项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个世纪,这次出使的费用将被百倍地偿还。

离开北京南下返国的途中,马戛尔尼使团由北京至杭州,复由陆路经浙江、江西、广州。在浙江和江西的交界之处,他们得到了茶树的标本。

1793年12月23日,马戛尔尼在中国广州向东印度公司报告说:

总督(即新任两广总督长麟)本人度量很是宽宏,断不是鸡肠狗肚之小官可比。承蒙他的允准,我找到了一些茶树,这就是我现在所拥有的几种幼树和几种适宜于种植的种子。

我也和公司想法一致,如果能在我们领土之内的某些地方种植这种植物而不是求助于中国境内,而且还能种得枝叶茂盛,这才能符合我们的愿望。我所得到的数种正在生长的植物,如果能精心培育,将来必定茂盛;放眼将来,喜不自禁。

1794年2月,马戛尔尼给孟加拉总督素尔去信说:

……有精通农业者认为兰普尔地区的土壤适宜于植茶。所幸的是,现任两广总督(长麟)利用赴任之便,同我遍历浙江省,引我通过茶区,慷慨地让我挑选几棵茶树之最良品种。我

已经特地命令将之栽入适当的箱子内，且以土培之，使其不致枯萎。

中国浙赣交界处藏之于深山的瑞草，从此来到南亚次大陆恒河流域的加尔各答落户生根。

法兰西学院院士佩雷菲特于 1989 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一书，专门提及了华茶最早进入印度的情况。他说：“加尔各答植物园向印度所有的苗圃送去了使团挖来的中国树苗的后代。1823 年，在阿萨姆邦发现了一棵野生茶树，于是把这两个品种进行杂交。但可以说当今相当一部分‘印度茶叶’来自马戛尔尼挖来的中国茶树苗。”

可以说，没有二百多年前从那艘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豺狼号”战舰上运载去的华茶，便没有今日作为世界上最大茶叶出口国的那个印度。

天朝中国向西方投之以桃时，并未想要他们报之以李。但一种植物的芬芳还是引来了另一种植物的迷香。两种植物各从东方和西方出发，开始了它们近代史上的独特的远征。1813 年至 1833 年，中国的茶叶和英国的鸦片的贸易交量是一比四。清帝国在毒品中动摇了。

茶是郁绿的，温和的，平静的，优雅而乐生的；罌粟花是多彩的，热烈的，奔放的，迷乱而破坏的；茶往西方去的同时，鸦片向东方迅跑而来。东方和西方的诗人们则怀着完全对立着的心绪描绘着这舶来之物。当英国的华尔勒歌唱着“软滑、醒脑、开心，像女人的柔舌在走动着的饮料”时，中国杭州的龚自珍则写道：“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何不专城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为什么不到广东花县去做长官？那里是鸦片进口地，可以贪食不起，大过烟瘾，连禁烟火的寒食节亦在所不顾了呢。

其时，天津、上海、杭州、福州、厦门、广州等地，都成了著名的

茶叶集散之地。1842年大清帝国签订《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后，快箭船载着华茶，便全方位地驶向太平洋和大西洋。

和这个庞大的东方民族完全一样，在经历了两千年闭关自守、惟我独尊的生活之后，华茶的下一个大时代开始了。



# 第 一 章

浙西茶苗在遥远的南亚次大陆迅速繁殖之际，它的故乡对它的行踪几乎一无所知。上世纪中叶，这个清帝国的富庶省份，正在一场大战乱之中。

东南一隅的浙江，本来有着性情温和的岁节和湿润多情的雨季。缥缈的雾气在清晨与傍晚缭绕省城杭州的三面峰峦，那里是小叶种灌木茶林生长的最舒适温床。

愤怒的拜信上帝教的中国南方的农民们，聚集为太平军，头上裹着红巾，被称之为长毛，占据了 this 茶商云集的集散之地。

同治三年，岁在甲子，春三月三十日，驻扎杭州的太平军弹尽粮绝，在死守两年三个月之后，终于在夜半时分，撤出武林门，退向德清。

次日，余杭相继失守，清军入城。

马戛尔尼和长毛都不会对位居杭州城羊坝头忘忧茶庄的杭老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同样也染上了芙蓉瘾的中年男人，继承了杭氏家族绵延不绝的茶之产业，系有忘忧茶庄一座、忘忧楼府数进。涌金门的忘忧茶楼一幢，昔因抽大烟之故，易手他人。

沉醉在烟气中的杭老板，与他共读过同一私塾的郊外三家村小地主林秀才，均为乐天知命之人。他们有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对朝廷和国家都缺乏必要的热情。官府也罢，长毛也罢，首先不要影

响他们发财致富，其次不要影响他们婚丧嫁娶。说实话，长毛对忘忧茶庄倒也不薄，发给它“店凭”，准它开业经营，茶庄所在地，又是太平军划出的买卖街，长毛也要喝茶的，茶庄生意倒也兴旺。

至于三家村小地主林秀才经营的几十亩藕田，夏来都开荷花，秋去都生藕节，天道有常，无须过问。倒是女儿一年年大了，等着嫁到城里去的，是件要事。

恰在那样一个林秀才女儿待嫁的夜晚，杭老板发现他那失去母亲的十八岁的独生儿子杭九斋，躺在榻席上，点着了山西产的太谷烟灯，并把翡翠嘴的烟枪对了上去。

一股迷香，扑上鼻间。杭老板心里一声叫苦：不好！

杭、林二家儿女完婚之事被推上首要议事日程。

浙江的茶树正在加尔各答茁壮成长；太平军已经退出杭州；新知府薛时雨走马上任并坐在轿中口占《入杭州城》诗一首。与此同时，杭老板和林秀才两家终成姻亲。

新郎杭九斋和新娘林藕初对这桩亲事，骨子里都持反对态度。在女方，是因为听说杭氏父子都抽上了大烟；但没有婆婆压制的宽松环境又多少抵消了这一短处。在男方，是因为父亲以禁止他吸烟为成亲条件，但成亲后茶庄将由他掌管，亦使他终于心平气和。

他们便都伪装得木讷，按照传统，由着七亲八眷们摆布。

与此同时，一队清兵正在清河坊的街巷里，穷凶极恶地追捕一个负隅顽抗的长毛将士。

长毛身手不凡，脸上蒙块黑布，露两只眼睛，身轻如燕，体态矫健，嗖嗖几下蹿上人家的屋檐，在那斜耸的瓦脊上一溜箭跑，瓦片竟不碎一块。市民出来抬头见着，心里头叫好，也有把那“好”字从嘴上叫了出来的。屋下清兵便大怒，一个个的也想上房，爬不了半截却又摔将下来，便更怒，叫喊着追逐来去。

跑过几道巷子，便听得到一溜高墙后面，有人吹吹打打，已是浓暮时分。那边，忘忧楼府中，正在大办喜事。

从拜天地的厅堂至洞房，要经过露天的一个天井花园。被七大姑八大姨拨得头晕目眩的新郎杭九斋，正昏头昏脑地用大红绸缎带子牵着比他大了三岁的新娘子林藕初往洞房走。说时迟，那时快，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人，狠狠擦过院中那株大玉兰花树，然后一个跟头，便闷闷地砸在了新娘子身上。新娘子一声“啊呀”，便踉跄倒地。

时运，就这样措手不及，把新娘子林藕初推到人前亮相。

林藕初一个翻身爬起，一把揭掉盖在头上的红头巾，又把那人一下子托起，旁边那些人才嗡声四起：“长毛！长毛！从墙那边翻过来的。”

此时，大门口，清兵已冲将进来了。

杭九斋凑过来一看，面孔煞白，抬头第一次瞪着新娘子：“怎么办？”

从此以后，一生他都问媳妇“怎么办”了。

小地主的女儿林藕初，毕竟是在乡间的风吹日晒中受过锻炼的，二话不说，拖起那人就往洞房里走。七手八脚拖进洞房床前，新娘子将大红袍子三两下脱了就披在他身上，头上一块头巾盖住，一把将他按在床沿。那人坐不住，摇摇晃晃要倒，新娘子腾地跳上床，拉过一叠被子就顶住他腰。那人又往前倒，新娘子手指新郎：“你，过来！”新郎手足无措：“你是说我？”话音未落，已被一把拖住拉到床沿，与那人并肩坐下，那人立即扎进新郎怀中，新郎连忙一把搂住，看上去两人便像了一对迫不及待的鸳鸯。

众人这才惊醒过来，企图七嘴八舌。不知有谁尖叫一声：“要杀头的！”新娘子面孔惨白，涂脂抹粉也没用，声色俱厉，喝道：“谁说出去一个字，大家都杀头。”立刻把那尖叫者闷了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清兵进了院子，大家都吓傻了，也没人上去照应。那头儿在院中喊：“人呢，这家说话的主人呢？”

还是候相中杭九斋的朋友郎中赵岐黄胆大，出了洞房，作了

揖，开口便说：“人倒是有，都在洞房里呢，长官您看要不要点一点？”

头儿在门口晃了晃，竟然没进门，只在外面说：“冲了二位新人的喜事，失礼了。在下也是奉了上司的命，抓那长毛贼头，刚才分明见他往这里奔来的。”

“会不会是往后面河里去了？”林藕初躲在人堆里说。那人听了，果然就信，说了一声“对不住”，便带着那队士兵退出院子。

这边刚刚松了口气，只听扑通一声，真正的新娘子又翻倒了。赵大夫上去一看，说：“不要紧，是吓的，一会儿就醒。”手忙脚乱一阵子，新娘子醒来，“哇”的一下哭出了声：“妈哎，我可不知道后门有没有河啊！”

长毛吴茶清，半夜从杭九斋、林藕初新房的小厢房中醒来，双眼一片红光光的模糊，不知身在何处。摸一摸颈下，有枕，是在床上。一个翻身跳下床，脚步便踉跄起来，他心里暗叫一声：“不好，看不见了！”

他记得他最初的念头是要走，但一个嗓音略尖的男人的声音阻止了他。后来他知道他是新郎官，他按在他肩上的手细瘦惊惧。

“你不能走！要杀头的！”他用那种大人恐吓小孩不成反而把自己先吓坏了的声调，阻止这位天外来客。吴茶清摆摆手，意思是不怕，新郎官更急：“是我们要杀头的！”吴茶清愣了一下，才明白，说：“换身衣裳不连累你们。”

新郎官杭九斋没辙了，就叫他的媳妇：“喂，你过来，他要走！”

原来听说新媳妇大他三岁，他是有些不满的，父亲告诉他，女大三抱金砖，他还内心反抗，什么金砖银砖，我才不要砖。这才刚入了洞房，他就知道金砖的重要性了。

把长毛安顿在洞房的偏房里，倒是公公杭老板的主意。他们也实在想不出万一清兵再回来时还有什么地方会不被搜查。新娘

子胆大包天的行动已经镇住了所有的人，吓得林秀才躲进了灶下不敢出来，亲朋好友均作鸟兽散。杭老板清醒过来倒也是个有良心的人，想杭州城里收留长毛的也不止一个两个，便干脆把这从天而降的人塞到新娘子眼皮底下窝藏，明日再移到后厢房的阁楼上。

听说长毛要走，新娘子过来了。吴茶清迷迷糊糊地看不清，只听窸窸窣窣，一团柔和的红光近了，定在他眼前，他还嗅到了一股奇怪的香气，使他想起夏天。他听到那团红光说话了：“你要走？”

声音，有些尖脆，有些逼人。他点点头，再一次试图站起来，他肩膀上便接触到了一阵柔劲，温和但有力量。

“你不准走！”那声音继续着，“你跳进我家院子，砸在我身上，我把你救了。官兵来查，没查到。或许就在外守着抓你。抓着你，还得抓救你的人。你杀头，我杀头，他，也得杀头！”林藕初用手指一指杭九斋，杭九斋就轻轻一颤。

“我们才入的洞房，还没来得及做人，你就要我们去死，有这样图报救命之恩的吗？”

吴茶清听完这话，一闷，倒下头，便又昏了过去。

那一年林藕初二十一岁，算是养在家里的老姑娘了。因为母亲早亡，早早地担当了家务，知道怎样做人。

成亲并不使她慌张，倒是突然冒出来的长毛使她乱了心思。她想过许多话要以后再和丈夫商量的，但一切都被打乱了。吴茶清从墙外跳进来之后，林藕初突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她丁丁当地卸了一头花钗，坐在床沿上，等着丈夫过来。

夜深人静，红烛儿高照。九斋心乱如麻，他的烟瘾犯了，开始打哈欠流鼻涕。

林藕初说让他来歇着时，杭九斋吓了一跳。“不不不不不，”他说，“你睡你睡，我还有事。”

新娘子说：“你实在犯了烟瘾难受，你就抽一口吧。”

杭九斋很害怕也很激动，“不不不不不！”他哆嗦着嘴唇说，哆嗦着手脚，便去找那山西太谷烟灯。

下面那段话杭九斋根本就没上心。但林藕初却说得明明白白：“当初嫁过来时，我爹和你爹说好的，你若不抽大烟，茶庄钥匙就归你挂，你若还抽大烟，钥匙就归我了。”

“归你就归你。”新郎毫不犹豫地说，立刻将挂在腰上那串沉甸甸的铜钥匙扔了过去。

偏房里那长毛一声呻吟，把这对新人吓了一跳。俄顷，万籁俱寂，一对新人各得其所。新媳妇林藕初怀揣着一串梦寐以求的钥匙，美美地入了芙蓉帐；小丈夫杭九斋吸足了烟，眼前，浮现出水晶阁里小莲那张含苞欲放的脸。

吴茶清在杭家后厢房阁楼里躺了七天七夜。其间有杭家世交郎中赵岐黄先生来过几回，切脉看舌，说是不碍事。城里的搜捕亦已停息，吴茶清想，他该走了。

夜里，他悄悄下楼，脚步比猫还轻。他在阁楼上看得见这是个五进的大院，他看见花园假山，长的甬道，高的山墙。他看见后院之外的小河，他还看见了天井里那些硕大无比的大水缸。

真是一个又大又旧的院子，但吴茶清依旧不曾轻举妄动。他没有再遇见过这个大院的主人，他的眼睛也始终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突一日，他早晨起来，感到神清目朗，便信步走到院中，七转八折，见一处边门。边门又无上锁，他顺手把门闩一拉，门开了，竟是一宽敞的场院，七七八八晒满了竹匾，还有不少石灰缸，斜着置放，一少妇正在指挥着下人，用干净抹布擦拭着石灰缸，那少妇转眼看见了他，愣了一下，吴茶清也愣了一下。

她径直走了过来，对他说：“你能看见东西了？”

他点点头。他消瘦，面色苍白，稀稀的胡子长出来了，阳光一照，金黄色的。他的眼皮薄薄，鼻翼也是薄的，连嘴唇也是薄薄的，

他看上去像一把薄剑，透着寒气，他穿着一袭杭老板派人送去的浅色杭纺长衫，外面罩一件黑旧缎子背心，便也像一个不苟言笑的私塾先生了。

他的鼻翼像蜻蜓翅膀颤抖起来，在空气中捕捉什么。他眼中的亮点一闪即逝，他的声音很轻，像蒙着天鹅绒，很好听。

他答非所问：“开茶庄的？”

她有些惊异：“你家也开茶庄？”

“从前给茶庄当伙计。”他使用的是一口标准徽州的口音。

林藕初一身碎花布衫，站在阳光下，一口白牙。她用那好看的白牙红唇说话，她说：“我家从前卖藕粉，现在我要吃茶叶饭了。”

吴茶清记得他当时不再想和新娘子多说些什么，多说不好。他便问她家的男人在哪里，而她则撇撇嘴，“他呀，”她作了个抽大烟的姿势，“他喜欢这个，和他爹一样。”

她好像对他毫无顾忌：“你帮我把石灰缸搬到屋里去，正贮茶呢。”

吴茶清摇摇头：“得用火把缸烤一烤，我来。”

“我去告诉爹。”新媳妇有些喜出望外，便去禀报。一会儿，杭老板来了，开口便问：“你吃过茶叶饭？”

吴茶清用手拎起一包石灰，说：“这个不行，都吃进那么些水，还有缸，太潮。”

杭老板知道是遇见行家了，便作揖：“依先生所见？”

吴茶清伸出两个手指头：“给我两个人。”

一个月内，吴茶清烘烤了所有的石灰缸，运来最新鲜的石灰，小心地用纱布袋包成一袋袋，后场茶叶拼配精选了，就到他手里分门别类贮藏。新媳妇忙前忙后的，给他当着下手。

一个月之后的那个夜里，杭家父子，在客厅里再次会见了吴茶清。

他们一头一个，躺在烟榻上正抽大烟，见吴茶清进来，连忙欠

身让座，吴茶清用手一摇，便坐在偏席。杭九斋亲自上了一杯茶，说：“吴先生，你尝尝？”

吴茶清尝了一口，皱起眉头，他没尝过这样的茶，有枣香。杭老板就很是得意，说：“那是我用祁门红茶拌了红枣，吸足甜气，再筛出，重新炒制的，过了芙蓉瘾，喝此道茶，最是好味觉。”

吴茶清推开了那杯红枣茶，站起身作了个揖，说：“谢救命之恩，自此告辞了。”

慌得那父子俩立刻爬起拦住吴茶清退路，说：“英雄，你走不得！误时务者为俊杰，太平军早就被打散了，你还能到哪里去寻你们自家人？没听说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这几个月你蜗居在此，哪里知道天下成了什么光景？陈玉成已死，李秀成也早已离了浙江，这会儿，怕不是已经到了天京。千里迢迢，你一个人又怎样去找？不妨在此作个帮手，也不枉我们冒了死罪救你一场，请三思。”

吴茶清不吭声，再作一揖，便出了门，留下那面面相觑的父子。

在后院的玉兰树下遇见新娘子林藕初，已是黑夜时分。吴茶清见了她就有些发怔，他已换上了旧时的衣裳，头上缠起了黑布巾。在夜里这个人更薄了，像是摇身一闪便会无影无踪的侠客。

“你不要走，吴先生。”

“我叫吴茶清。”

“你看钥匙！”林藕初把一串重重的钥匙提到他眼前，明明灭灭晃着，细细碎碎地响，“他们抽大烟，不管这个家，推给我了。他们把好好的茶楼都卖给杀猪的万隆兴，吴茶清，你不要走，你帮我！”

吴茶清摇摇头，说：“我是长毛。”

“长毛好，有胆，敢造反。”

是初夏的风了，玉兰树的大叶子刮不动。黑夜重得很，黑夜框在高墙之中，风吹不动。



“吴茶清你不要走，你帮我，杭家要倒了，就剩这个大架子，从前的管家也跑了，账房也跑了，都到别的茶庄吃饭去了。”

吴茶清摇摇头：“倒就倒吧，天朝都要保不住，要倒。”

“那你怎么还去？去送死？”

吴茶清想了想，竟然露出笑意：“去送死吧。”

“我不让你去送死，我把大门二门全上了锁，我看你往哪里跑？”林藕初一只手抓住玉兰树枝，使劲地晃着，她生气了。

吴茶清又怔了一下，他们便有些尴尬地沉默了下来。

黑夜就更重了，玉兰树叶落在林藕初手里，也很重了。

两个人的呼吸也很重了。

吴茶清说：“告辞了。”

“你还要走？”

吴茶清的呼吸淡了下去。

“你怎么走？你没钥匙。”

“怎么来的，怎么走。”

吴茶清把手中包裹扎到了背后，望着黑暗中高大的玉兰树，突然的一阵风，吹上了枝头。待林藕初再定睛望时，那人，已悄然立于墙头，林藕初只来得及喊上两个字：“回来！”那人便没了踪影。她伸出的双手，抓住了一阵风，被弹开的玉兰树枝，便晃摇个不停了。

数年之后的一个秋日，人们对长毛造反的事情已经淡漠下来。一日，从忘忧茶庄正门进来一位客商模样的男人。伙计上前打招呼，问他要的什么茶，那客商倒也不说话，只问：“老板呢？”

伙计问：“你是问老板还是老板娘？”

“一样。”

“老板外面逛去了，老板娘在后场看着呢。”

那客商便去了后场。见一个大场子，大铺板上各各坐着正在